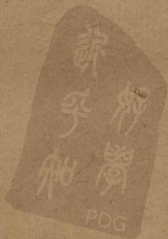


牧庵集



牧庵集卷四

元

姚

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

千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
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
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
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
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
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
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
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

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干數纜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蹠膏血以禦魍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

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
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
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
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
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
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
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了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
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違偃蹇自寧者公
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己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
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歎然之
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歷荆憲至今
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
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
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
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

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不可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叙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

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微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已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林師聖而祝釐以成已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枚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

舊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旣成升堂以揖戢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
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
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
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
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
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日向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
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
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
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
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
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
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
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陋而爲退矣宜季正
之取友而羞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
遊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
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
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
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

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
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不然流于今俗翹然
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
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
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
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
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爨
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
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
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
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
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矢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

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
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
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
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
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
漢公跋于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
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譬則弁冕端委之人

將執事于郊廟于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
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
家人視以爲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纓曼
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踴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
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爲是者雖云
出乎手而一心爲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
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
觀今爲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闔阨
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爲是拘藝則心存而

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楚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于岳序以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

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
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
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
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
者也父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
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贊墨幸不罹罪
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
之懼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

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
訟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
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
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
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
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
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
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
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旣

多乎今之老于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
逢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
旣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
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
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
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

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
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
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
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
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
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
焉亦僥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瞻
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
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圓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禮安意而往旣輒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

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楹木

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橙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
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順大書之手
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
人李道複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投道復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
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
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
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
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
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
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
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
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
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
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

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
于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
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
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
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
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
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
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
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席位對揚天子之
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
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
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
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
瑜玉佩爲私章故人馮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

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
余兒麒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
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
其間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
伐目爲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
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騫翔若麟鳳柳子厚
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况瑞刻所圖
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驤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
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卽其人
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
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
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
彊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
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
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

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

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
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爲佳品
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
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
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
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
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
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
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

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

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
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
之希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
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
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
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
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固在
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
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

細者且然况大此之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
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
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
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
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
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

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寶島新金谷部水地出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五

元

姚

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譽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臯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

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
舜禹之爲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
舜禹又况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
者帝啓帝仲康中獨堯舜爲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
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
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爲禹名則
敷四海爲何事而臯陶不名允廸鏡是則紀所名之非
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
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

邑齋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
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奚
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柄者多虞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
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
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
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爲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底
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
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在

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爲二十以
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
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總之纔百年鄭玄則徵庸二十爲句攝位
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
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爲天子四十
年玄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爲天子二
十年宜唐孔穎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
野家語則以爲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

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
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
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五
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
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
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立以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
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
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

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謚云葬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附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

何爲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艾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遷則祀由逸則戎翬翟造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旣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匭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沉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夫

爲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官而合食焉皇元
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按
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
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義
倉積下其估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
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郡岸沅之東
古人虞水鬻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埭延袤里所尾
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罹此暴漲盡根株去大浸
稽天四縣槩及其實土爲防者宜盪而無有遺餘也可

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傭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
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不
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棖棟庭墀傾
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
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禮祀之旨宜帝不顧享
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
麗妍縟其撤而資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
三楹兩序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鐙鑰旦望祝
釐別爲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真官

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
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記所由嗚呼惟
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華
在地未儕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
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帝夏黃帝帝土少昊帝秋顓
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
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之其爲明神左右
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善
癉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

故燧惟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
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
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
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年與夫言行出
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
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
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

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叙彛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

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
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
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
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
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
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
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况
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

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
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
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
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
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
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
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
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
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
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
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
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
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
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

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
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
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
王宋真宗加立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
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
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
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
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
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
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
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
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
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葢鯉于庭其尖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于稽古之事學禮之

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

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滄汴注之擬魯頊水殆足
觀矣歲月滋久風雨籌屋困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
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
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
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
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
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
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
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

歲夏四月記

文之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
北道所糾郡三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
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
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
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
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
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

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
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
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
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
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
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
樵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
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
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
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火之使改爲
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
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
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
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

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
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
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
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徑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
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
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
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
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
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

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

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
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
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
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
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
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

求分道鈎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關木而嬰笞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覩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諭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彧爲尹一旣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

爾承祖傷之乃割已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
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備二萬六千錢米不計
也願鏡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徃國人
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囿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
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
在一邑惟筆朱墨鈎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
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
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夏夏其難有倍
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

書而惑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
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
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隙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
旣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
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隳于後
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
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
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星以待風雨者也而風
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壞也亦必有其漸

焉雨罅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
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
慢而歲因仍以及于隳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
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勗其自捐凡
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旣是而
不捐不知于今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
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
煥彭黃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
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

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
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
者利之私積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
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
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已產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
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
民一莊之田連亘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已取其九
又有以已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
詆譎囂租入庾矣猶掎諸生之堂餽留者儒之廩俸而

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
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
踵也嗚呼守以是曹管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
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
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惡非長者也
曰上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
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
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
而廷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

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
貢舉之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
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
師公故寶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
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
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
其掩剽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
亦救失之一道也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六

元

姚

燧

撰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
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道之治建康者于寧
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士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媿惡
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

南折而至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
土木工麗者皆將相待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
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
門廡凌萃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旣一改爲憲司且然則
府于倅廳者其收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爲
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蒞事之初因慨歎曰
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
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爲誤恩乃倡府

僚捐俸爲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塲以廣隘陋
圖其譙樓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右居府
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交鈔軍資諸庫與夫庖廩
各自爲所集郡豪傑授其成俾分爲之民用歡趨經始
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
然一新大饗落之闔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闢
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
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
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

陸溺抱柱而免北橋疊石爲之水後齧去侯皆造舟爲
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吏汪杓元盛天佑三千
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
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
學田貢莊步泊歲入錢穀資廩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
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責使佐力夫誰敢違
府則不然雖牧欲舉有焉其連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
焉判與推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
必衆詢烏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

例禁財無所干取也民不可擅徵而役也是非叢前利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已出媚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干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官必先以不可安居闔府諸官圖以改爲者口陳于堂足及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恹欸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末纔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子邦經徵斂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驚不時入者矧出話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怠忽前却又不

可束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於中知義
爲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兌象傳曰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
事狀蔑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固然也繼侯至
者無徒樂其成盍亦知所自哉侯雖昧其平生而先正
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仕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
云不可曉者宣在勝國升州爲府反下取屬縣寧國爲
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
焉不知何時取稱于此故併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
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仵銜言
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
也克呼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繇祖暨身三
世矣舊集其屬恒卽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
統以來制度寢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
一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解門以表
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

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

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闡焉無賴惰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

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束
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驚弗率之人相
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
使于一且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
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
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
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楅及楅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
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俟有去負司正
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糾

過有卦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
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
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
宜于貫革尙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
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
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
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裕廟之
舊惟詹事肇置宮師府首以六傳統中允洗馬庶子文
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屬將百人由無廨舍惟會佛
宇後以不足聳民具贍下令發官帑爲繕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爲府居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夥也罷黜
之六傳之開府者聽于其家徙家令舊隸詹事者治是
府令丞文者將侈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
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爲記燧曰大
哉爲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盡

其心勤以致其力焉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則不能本以爲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虞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爲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不聖焉希焉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乘輶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爲獻主今則增劇領凡隸官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

西河南遠及成都秩登三品總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
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典膳典設典幄三署
與供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
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恒時是司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
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
于晝而夜更直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規切酒食歲上
旬遠郡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
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
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爲今令丞夫旣若是將

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爲無負于
居斯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日速戾于官箴
矣且爲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
三閩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閩正奉三人皆
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列經歷完者都從仕
都事法哈魯克都閩士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
上章闡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爲突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敕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
平卽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纔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
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
毛君巨源實爲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宥密大德乙巳制
以兩君易地爲之巨源旣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
要津而甘爲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遭于鄂
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
邇爲堂吾鄉將時溫清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簿有田車清顧慕忘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

便養願名斯堂成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愍公祔葬
興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
傑以言斥死忠愍其追褒未具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
候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
開國男任洛州刺史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隴西縣開國男倣朝散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
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倕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寧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舊
德益部時爲桂州管內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

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
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爲溢
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之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
之血流漂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
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爲者
匪細益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慶
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寧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
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寧己巳實百三十有六年可

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師者非金石爲賴耶則
保寧而下奕葉垂芳珪袞蟬嫣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
慨也其曰桂曰洛曰廬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
名因見其不忘南伐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
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邇木
蘭則縉山豈故治耶可重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
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
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
顏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爲憲山南按部歸

也余叙其行矣作孔子廟于澧新虞帝廟于鼎也余碣
其成旣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
之隱禮神之虔亦旣言之不遠矣今又記茲人無謂獨
私君諛善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虞得無從寧
受健訟之名每于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亦
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
北三陸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

夥不列也西南入郛抵山無所適費乃令承餘則田夫
樵婦與城居有墅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遊而休
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
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郛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
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
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
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
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
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

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
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
上亦宜畧存隤然之迹可尋于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
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
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
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
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隤然之迹者曰嘻
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乎公笑曰吾何嘗期
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盍記

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
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
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
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
秦蜀九路之氓瀘嶺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
而奇其才沐其愛而但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
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
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
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觀遐則先識先識則幾矣

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兇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泚日記曰清風堂記曰

清風堂記

清風堂記曰清風堂記曰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願爲寓舍鄂其

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庫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
不極臣而爲斯則妄功不益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
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爲賦尹吉甫頌仲山
甫烝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
或不如於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如所譏誠如
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爲辭讓今枚觀
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心翼翼者仲
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
仲山甫也是其所同若夫補袞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

爲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
公無也援枹鼓以前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擊而
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鏑所剝發作無節與今
制地廣隕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隅蒼生無怨咨
于饑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
而孰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公獨
居其推是清風蓬蓬然戶至于南荒吹滌瘴癘使民不
懼薦瘞視徒穆如爲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頌仲
山甫者頌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

走何跂及然以後妻撥蜂之讒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
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
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
不大之本其觀植戈乎下斂則立下刃則顛斂大而刃
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末而小
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
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

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

浮遊江湖求觀南紀禹迹疆理之槩相遭東吳見其圖
畫之敘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
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况託忠獻
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
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
記諸燧思藁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固宜今是東吳忠獻
以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旣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
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

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
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
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於此也

仁知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闔闔之南湫焉得間壤距其
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且宅于山
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增
屹嶄崿奇踴秀擢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
發者自有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透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於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
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木嚮
池面溪春則翠色龍蔥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
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
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知名雖取選詩卜
此仁知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知之達于事理
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知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

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知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知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知言矣雖然仁者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苟局於一不得謂之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知其詩曰雖無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

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知其情之發爲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充乎此言則知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知可希矣紫陽之仁知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知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七

元

姚

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

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
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
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
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
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
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
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噓
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
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
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薨有今贈諡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予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爲吾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
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
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
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
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
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臺

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
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論所
及者猶無所掌况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
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
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
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
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爲平日論所不及一旦
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于名而尊其實
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

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
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于
學校爲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
垂憲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爲釋奠養老完廟與
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
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時相與謀曰至矣聖
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旣富之還正學田以廩
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
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

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髹之錦韜而金鏤之職教之
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
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
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爲體
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乎
誥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
者冊在丌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
濕旣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丌孰曰非典也耶表
曰奎章敬以侈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

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世秦函
谷齊歷下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
爲固敵有之踵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况楚之
襄漢爲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
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衍之資以襲齊無不由
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北人歌謳
思歸乘而弗戍使宋竊築闢荆制閩因唐節度牙城南

門爲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爲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
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嘗置屯田萬戶
府于鄧後易爲都督府又易爲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
掎角凡十五年迺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
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
南伐比其啟行實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
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振槁葉旣水之建高
屋有未易以喻其速者宋社旣墟循本以求高觀而思
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府之

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榱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
惴惴然恐瓦木之擊軋嗣侯萬戶顯祖謀新之賦竹木
死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
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撻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
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
苟完計贏將安施分有之乎吾不能爲就省罪其擅興
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岱亦以
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
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

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巍煥之吾
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戶侯跽受
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繫南土之幅裂兮實三甲子
焉于茲世祖自其龍潛兮肇屯田于漢之涓夜火鼓之
千里兮晝萬耦其耘耔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
下之師三進來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乘勢
可逞志兮亦猶鎡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卽襄
陽其禡旗將師景從紛如雲兮贊龍虎之陸離曰受誓
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奮權兮江永

之不可方思彼辱主度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磨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神明兮
混庭臣偉論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神輿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已而衣垂諄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
天闕乏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書南平揭
之翬楹兮頌寶歷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瞻
跂曰鼓鞀之臣知捐身圖報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卽唐之洪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
故闢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滋而北盡
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
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
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
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辨非
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毀而新之如
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
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如何哉當如何

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不可知由
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
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兩先王風馬
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
廟己乃謂曰是州學宮堂而不陞簡陋至矣薦盥春秋
何以稱百事之奔走籩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
爲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庠適宜豐儉居中旣嚴以翼

人之改觀可什百于誰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
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務許公語州人曰
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毓德含休實在乎此
白叟及見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
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
得告會燧徙葬先公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
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
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
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

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
而爲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
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
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
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
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
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
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
難爲輩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

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營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承年左揆河內于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己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所函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卽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嘗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

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
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
統三年燭瑣亂徵自海濱輦妻妾逃還濟南世祖忠之
始召入對自講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二十
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蔡林
亦後先公而同爲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
濟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
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稗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
讓人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

靈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
詭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
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
世譬則治田不難于耰播而勞于齷根柢于荒世有以
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
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
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歟兩公遂其去位先公
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
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平必時魂

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寶道里均歲時
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
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爲明神配食廟庭
于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
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
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
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
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

後是
記一

年而三公同受贈諡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
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億

則一 中乎大德 辛丑
嘉平月 戊辰 册謹識

淵車 於 淵 而 宜 明 宰 上 及 列 吾 毛 其 鄉 爲 臣 賦 也
宰 文 淵 無 宜 孤 子 烈 顯 前 宰 中 平 無 曾 曾 顯 宰 尊 大 顯
欲 同 封 儲 志 謀 夫 臣 顯 顯 公 臣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其 何 顯 者 衣 於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平 以 公 合 夫 王 烈 顯 不 列 香 止 列 公 臣 顯 顯 顯 顯
公 臣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台 合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本 主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臣 錢 開 仕 恭 校

牧庵集卷八
姚元元

姚元元
撰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每歎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蓬葆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恃其有土與民相師非度傳纔一再罪已國除其善失者坐耐金色惡而免耳幸後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已復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哉今兼有者纔汪

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隴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渾氏涼之間將其衆首殘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綏忠惠斬叛將燉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皆恃爲西陲長城自外將相使牧猶廿有餘人名以世臣通侯而豈慚焉中統之末詔奪強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旄鉞相後先圭袞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襲守其土而

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爲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國謂之何哉校今名臣無亞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爲喬木且語其故曰國固不賴乎喬木以爲故然無是亦無以知爲故國何則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坼而藁培而溉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極者可表以百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爲匠石所材資矩矱矣雖有條枚萌蘖之生樵蘇利之牛羊牧焉幾何不爲牛山之濯濯哉又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

燠葉旆旆然凌冬不解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擗其
喬也易故厥木惟喬書載惟揚南有喬木漢廣詩歌北
方氣寒木榮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纔半
年隴西得金氣之先而寒逾蚤其遲于喬也逾倍他方
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十年纔拱把耳雖
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尋其
百尋者非貫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艱亦
邁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期百尋于千載之後則
爲國益故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

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爲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客舍

遺安堂記

故上懷恩監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恙時嘗請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啟手足顧言其子師臯日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忍死以待而吾遲忽于操牘其真負君哉追記之日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託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

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
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
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徒高其事
而去自今思之畎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
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
猶權衡也加銖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
頽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况大此者
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
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

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
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
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
時道猶規矩也哲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
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
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商
夷呼噓毒癘不難爲往旣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
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材與自汴而鄂安
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

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于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臯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旣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記

壽萱堂記

至元十一年旣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衛之臣將突騎萬

人出荊州爲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
陵沙市是軍已翱翔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
吾所下也封之萬家領以一府俾歲傳致其賦京師待
以分資衛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
燧貳憲山南分刺其府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
溫公真率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長于鄉因惟曰弟
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篤此遂友之亦十五
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萱堂爲賦伯兮之卒章曰焉
得萱草言樹之背竊怪漢儒鄭元許慎同其釋而異其

文箋者曰諛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爲蕙曰諛蕙同
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枵然徒對
之耶佩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諛爲忘蓋
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爲草名始與諸說判不
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
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乎施忘燧未嘗及
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耆其
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頰而撫其上白髮之子
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間之中得是幾家雖啜菽飲

水猶胥與樂况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候晨夕也溫清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走水浮資車與舟銜槩維節之戒焉爲之鑒者人歲訟之至以罪去而獨無絲毫汗蓋善慎身羞親之所不蹈顯親之事必立憂情以忘用是道也萱何爲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爲可憂譴于有司詬于鄉鄰無俚之聲日盈親聞而富樹萱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故萱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

之蓋亦若愚推類而不得其說者也雖然耆年之人方
歡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愉心
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爲壽
而前萬室之人其戚且故從而母之得其一莞而忘之
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燠寒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
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政孔子語子夏
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變動于中千百不同

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恚而色厲
莊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
得以識之况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
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
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爲未
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
承顏者亦有墮四肢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于滫
澠之具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牽于祿仕遐遊遠適委
親而不遑將反曰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

皆五典之罪人也仁卿嘗仕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袞
猶康彊咸棄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寧燕休心
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卉奇石名樹叢篠綺張繡錯
靡芬雲蔚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爲
壽其間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
登斯亭者內顧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其
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
感之爲者矣亭舊有名余病其不關于子職也故易之
仁卿名恕遠氏遺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爲字有父嫌譌

爲移喇後逃亂奔宋再譌爲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爲勢孰主而孰賓之已主而人賓則人從已已賓而人主則已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爲書本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爲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豫之爲卦五陰一陽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懼之嫌是以若是

易爲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舉爻位之貴
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
專言富者不于他爻而亦恒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
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亦曰富家大吉苟無位
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
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爲兼善之資而有朋從之樂耶
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爲而言及義必也
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焉而得
其要如乾文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

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歟其踐行有素乎驟歟史君
生洛徙穰奇士也名儀字仲威其豐殖若可比封君素
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如以器浥
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虛其往而遂所願欲
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新堂爲書
朋簪俾揭之楣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偶先嘗兄之
禮意甚至言其可諛况潛齋先生之弟子猶懼其盍簪
于燕遊好也故又舉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
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寶沈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今令醴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三十六年爲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爲同業交不爲淺年不爲少故凡見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爲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年位止一令所至與去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爲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壓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自驚其能自用其情則搖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爲貧耶諸子孝且克家

有脂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周其墅植榆楊雜果數千
小者圍栝椀大則合抱充棟梁歲入絹多于江陵李衡
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蒙闇之甚未
真嘗宦味之甘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
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愠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
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遠不可吾必以開歲
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礪難進易退
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卽授何謂
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爲躁而

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盤池其中中池爲堂外爲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屈原之辭曰紉蘭南亭北軒闕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子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菊北亭樹梅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疎影順四時草木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齒獨中池之堂與園未名子爲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達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賢足矣又何他求爲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名堂曰景山雖然周子爲人鄒孟氏

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
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而
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
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旣仕矣其則心爲
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爲目以去正得孔
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元酒
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與三子之
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辭
將不待人之勸激自窮日力而歸矣以是爲記是歲十

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
所指名晉謝傅之東山唐白傅之香山宋王舒公之半
山雖枚舉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槩而名楚
山者因嘗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宗火維衡嶽
巍其高大與細而邱垤皆曰山是則楚之爲地亡慮周
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爲名雖布斗粟爲算有不能以殫
之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

猶曰隨吾歷覽之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以禦人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其極不過乎是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轍今將舉是名是盡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楚與火維衡嶽巍其高大細而邱垤雖布斗粟爲算有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澤者爲尤誕也良不信之燧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真能納辯天壤之間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之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曷

嘗在山意不在山是人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
余所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梁其
澤者車來其原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蒐其藪者曷嘗
不與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
所同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跡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
山由理言之德麟生平歷覽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飲酒
之醒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
然嵬然巖然岌然藜而離離峭矗而坡陀千變萬殊不
易狀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于眉睫余見納之一枕之上

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轍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
或者舌橋不下惴讐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郊郢以
分是風烟泉石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
將名楚山君能視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蒐者來
卽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
都踰千里未免以遠近爲訟上勞山靈聽其直之誰在
也德麟名之紱在勝國爲少保佳公子明時嘗令潭之
湘鄉今辭仕而休居焉

臣錢開仕恭校